

芬芳
一叶永远朝着
光亮的地方走

□樊西洋

深秋,在绿树掩映的小木屋里,我拜访了启东市奥林苗木园艺场主人郭中良。老人今年79岁,慈眉善目,谈吐不俗,人称“绿化愚公”。他15年在东疆大地拼出7亿产业,形成了全国规模最大的小叶鸡爪槭基地,2017年荣登中国好人榜。而这一切都源于郭爷爷的绿色梦想和不懈坚持的丹心。

我问爷爷当年为什么选择种树,郭爷爷说:“其实这也是我当时第一个思考的问题,59岁从教师岗位上退下来,我就想现在这个年龄还能做什么?我还能有什么前途?我自己又有什么优势特长?”指着墙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口号,他说这就是自身的动力来源。郭爷爷坦然地说:我植树育苗根本就没想着赚钱,我只想着为家乡的自然景色添些绿色。

当谈到年轻人该如何奋斗时,老人说年轻人首先要有肯历练、肯吃苦的精神和骨气,一定要沉下心来,懂得坚持,愿意从基层做起,还要分得清“公”与“私”。当然,获得成功还要有新思想、新理念,别人看不到的我看到了,别人不敢做的我敢做,别人不能坚持的我能坚持。郭爷爷的气场随和而又大气,充满着自豪和温柔,我们就像听一场哲学课一样,所有的目光都围绕着他,郭爷爷用沉稳的语气将正能量撒播在每个人的心中。

郭爷爷因为要接待外地的客商离开茶室,郭爷爷的二女儿郭琪华向我们讲述奥林的创业细节和心路历程,特别是她对父亲的理解和看法让我们切身体会到了什么叫精益求精,什么叫坚持,什么叫行业的顶尖。其中就有这么一个小故事:当年创业艰难期,资金面临周转慢的窘境,因为鸡爪槭成熟慢,三年才长5厘米。当时,浙江有一种做法就是将鸡爪槭和青枫嫁接。日本一个植物学家告诫:如果选择这种方式,那么鸡爪槭的观赏期就只有一个礼拜,成品的颜色和质量都不会好。郭爷爷选择了品质、选择了初心。一些人甚至背后说老人不近常理,是“神经病的典范”。但正是对品质的坚持,才奠定了郭爷爷产业基地的行业地位。

郭琪华感慨道,老爷子的行为总是难以让人理解,他的理念影响着鸡爪槭苗圃,也决定着他的格局。我想这也许就是信念的力量。

郭爷爷对我说:樊西洋,让我们一起永远朝着光亮的地方走!

临别时,郭爷爷欣然为我题写了“孝敬父母,感恩祖国”8个字,字字千钧,饱含深情。我想这不只是对我的殷切勉励,更是对我们年轻一代的希冀。我想,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结果,但总有一些坚持,能从冰封的土地里,培育出百万株怒放的鸡爪槭!不是所有的努力都会立竿见影,但总有一些努力,能从无边的海洋里,劈开一条通向美好生活的航道!



悲欣交集

□钟林峰

天,一天天地凉爽起来,而父亲的寒热却一天天地向上攀升,持续一个月的不明低热已转向高烧不退。

86岁的父亲身体一向很健朗,从医四十多年的他,深得健体养生之道。每天睡足八小时、三餐八分饱、日行八千步。这个思维敏捷,能登高、善疾行的钟医生,颇有些老本家钟南山之风。

真是病来如山倒,旷日持久的发烧毫不留情地把父亲摁倒在病床上。B超、CT、肠镜各种检查无法确诊,青霉素、抗病毒多类药物毫不见效,高烧还是不依不饶地纠缠着他。时间在一天一天过去,人在一天一天消耗着,日渐消瘦虚弱,病情每况愈下。

当PET-CT的报告出来,犹如晴天霹雳,我瞬间被击晕,一股彻骨寒流从脊髓深处透射出来,竟无语凝噎。我怎么也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代谢增高,符合恶性征象,多发淋巴结转移……各处医生读片后的结论都是:淋巴癌晚期,多脏器转移;无手术价值,无放化必要;即便在护理得很好的情况下,也就三个月的时间……

凄惶的我,在父亲面前强作欢颜,装成若无其事的样子。父亲凭着职业的敏感,已觉察出此番凶多吉少、老命难保,心情自然很压抑、焦虑。

夜深了,旁边病床上的病人早已鼾声如雷。我们父子俩一个躺在病床上,一个在睡在一侧的陪护榻里。手握着手,没有丝毫的睡意。看着静脉吊液一滴一滴静静地往下滴注,如同时间的沙漏在悄悄地流逝。父亲看了一眼病床上方挂着的“低危”牌子,感觉留给自己的“沙子”已经很少,不无伤感地长叹一口气,说道:“这次得病,来势凶猛,猝不及防,遗嘱都没来得及公证,甚是遗憾。”

我说:“现在都还没确诊呢,咱不说这不吉利的话,今后的事情今后再说,我有能力协调好这方面的事,您就放心吧。”

父亲翕动着拿掉假牙的嘴唇,说话有点含混不清:“我出生在烽火岁月,生长在困难年代,经历了种种的艰苦磨难,好不容易赶上如今的好日子,却要匆匆别去,心犹不甘啊!”

都说知子莫若父,换言之,知父亦莫若子。这个时候我最清楚父亲最需要的是什么,最放不下的是什么,又是什么让他心存遗憾。我更知道,

癌症这样东西,不在自己身上,都能轻飘飘地说出一大摞放松放下的劝慰之语,只有切身体会到父亲此时的那种绝望和恐惧,与之同频共振,或能抚平他心灵上的褶皱,获得精神上的释然。

关于人生的价值和生死,我在中年以后也时常思索这方面的问题,特别是当灾难无可避免的时候,如何去坦然地面对?父子俩交流的话题自然而然就聊到苏东坡旷达通透的生死观,谈起弘一大师“悲欣交集”的绝笔。

我说:在生命的宽度上,老爸你博闻强记,国学深厚,人文历史、地理考古均有涉猎,“闻道”远多于常人;在人生的价值上,四十多年白衣天使的职业生涯,仁心妙术,救人无数,对社会有着最直接的贡献;在生活的感受上,踏遍祖国的山山水水,畅游世界各地,诚如北岛所说“一个人的行走范围,就是他的世界”;更难能可贵的是,“失散”多年的亲人都一一回到自己的身边,人生无悔如斯,夫复何求?听完我如此中肯的“盘点”,父亲的脸上漾起欣慰的笑容。

我们一起回想起下放在苏北农村的日日夜夜。盛夏之夜,一家五口围坐在屋前的小圆桌旁,吃着妈妈做的可口饭菜,听着爸爸的二胡《良宵》和小提琴《托赛里小夜曲》,艰苦岁月里一样其乐融融。记得我12岁那年,父子俩回锡奔丧。行色匆匆,囊中羞涩。急智的父亲将儿童饭兜套在我身上,让我做小儿状,抱起我飞奔入关。至今回想起来,仍然笑中含泪。回首萧瑟处,风雨亦有情。逝去的光阴里,有苦有难,更有温暖亲情。我们聊着聊着,父亲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将他的回忆录《风雨人生》改名为《笑谈人生》。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向来不苟言笑,父子俩很少有这样敞开心扉的情感交流。这是两个男人心气相通的对话,更是父子之间血脉相连的私语。父亲攥着我的手似乎更紧了,他说握着儿子的手,就会感到有股生命的动力流入;抚摸着儿子厚厚的背,就会产生一种可以依傍的安全感,这也是和病魔作斗争的底气和动力。而于我而言,更重要的是对病情进展的了解和掌控。在步履匆匆的专家、看淡生死的名医面前,我必须打起十二分的精神。我对父亲说:在病魔面前,必须要有信念支撑,现在医生的分歧也很大,而最让我信服的是一位参与会诊的欧主任,定心静气地仔细分

《天风阁画存》品读

悠悠岁月

(108cm×98cm 1996年)

画/沈启鹏 文/郑文光

这是一个肃穆而庄严的场景:不同性别年龄的新生代,散发着少年朝气,在女教师的带领下,瞻仰雕塑《艰苦岁月》。各各若有所思,顺乎情理,稚气生动。作品在形式表现上简洁明快,如革命纪念馆里聚光灯下的一幕,其肖像性特点充分展现创作者造型能力的扎实。它是地道的中国画,却又像招贴画、宣传画。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凭着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前赴后继、英勇牺牲,换来“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历史性变革。要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宏伟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还要靠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传承与光大。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了这幅令人深思感怀的作品。

玉兰
一瓣

大生码头

(外三首)

□晨松

它是运河
留在这里的
一个纪念
曾经人头攒动
曾经车水马龙
如今人影稀落

多少年前
工人的号子
犹在回响
而今过往的船只
仅投上一瞥
就匆匆而去

波涛
却不甘寂寞
喧响依旧
吹来的风
不停歇地诉说
工业老镇的
过去和未来

遗忘

不是永久丢失
而是暂时空缺
也许是一粒尘土
也许是一颗星辰

或许阴沉的黑夜
寻觅不到
而阳光灿烂的早晨
有缘遇见

重新拾取
可能是惆怅
也可能是
莫名的喜悦

或许是一块
不起眼的石头
堆积起来
却是一座山峰

荒径

曾经有人走过
而今被草木合上
它的存在
只在记忆里
旧地重访
却四顾茫然
只有在荒芜中
再度探寻
它是一条路
过去用脚
一步一步踩出
现在也一样

析比对不同时间的各类片子,不放过任何一个疑点。我觉得她严谨的逻辑思维更像电影《十二怒汉》中的8号陪审员,不为众口一词的结论所左右,她的判断出人意料的是“更倾向于结核性病变”。我信她,这病有得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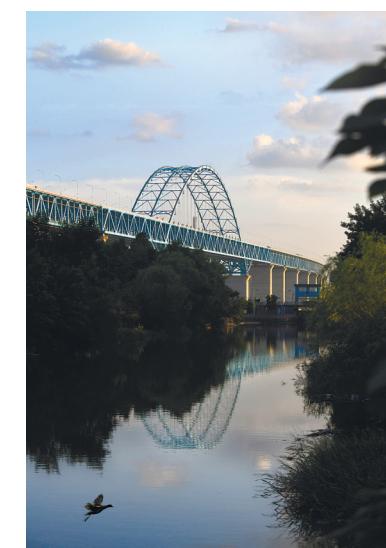
父亲的眼睛顿时亮了起来,但随即又黯然失神。我明白,肆虐的高烧已折磨得他濒临绝境,即便真的是曙光在前,也不知能否捱得过黎明前的黑暗。不过他还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婴儿般沉沉地睡着了。

我走到窗前,拉开窗帘,打开半扇窗子,让皎洁的月光照进,让馥郁的桂花香气透入,仔细地聆听着秋虫的喁喁私语。此刻,我真切地感受到,人世间是如此的美好!耳畔似乎传来浮士德的那一声感叹:“你真美啊,请停留一下。”面对寂静浩瀚的苍穹,渺小如蜉蝣般的人生亦祈求“刹那”美好的尾声。

煎熬的日子又过去一周,父亲已被消耗成皮包骨头,虚弱得连说话都很费力。此时,送往上海的第二次肠镜切片的病理会诊报告终于发来——“倾向结核性病变”。

我又一次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再一次把那一行字看得真真切切,难抑激动之情,喜极而泣。

菩提花开,芬芳满怀!



秋野 冒小平

听风

只有风吹来
才能真正谛听

春天
聆听温暖
冬天
聆听凛冽

高兴时
风悠闲自在
烦恼时
风余怒未消

既有
无垠瀚海的苍凉
又有
花前月下的柔情

在梦中静听
又让风吹醒遐思
飞向远方